

龙抓了

人或物如果被雷击了、着火了，就是“龙抓了”。

在乡村，却从没有见人被龙真的一把抓走。有些村干部多日不见，村里人会在背后恨恨地说“龙抓走了”，不几日又见那干部被龙放回来了。让人极度失望。

龙只吃些小鱼小虾，它不吃人肉，是嫌弃人肉，味浊。

几年来不时地从远方传来“龙抓人”的消息，大家都没有亲眼见过。

孙百文说阴阳电两极相击，可以置人于死地。雨日最好不要执易导电的锹锄、铁器行走，不要骑车进城，不要在空旷处的大树下避雨。

每次下雨响雷时，我总是疑神疑鬼，天空闪电如洁白树根，天上有条龙在探头，把那只如松枝般的龙爪伸出，往下面胡乱捞一气。

我姥爷说过龙抓人挑剔，不随便来，须有前提。只有那些打骂老人，不孝顺，或做了坏事的人，龙才有兴趣去抓。只要不瞎眼，龙一般不抓好人。这接近教喻。

村里两人评理争论时，常听一人对

天发誓诅咒：“谁要说假话，让龙抓了！”

姥爷讲了一个与一座龙王庙有关的“龙抓人”故事。

东地一座破旧的龙王庙里，六个人在避雨，外面大雨滂沱，雷声不断，响雷却一直围绕着这座破庙久久不去。

有人就明白了，说：“咱中间，一定有个做了坏事的恶人，必须出来到外面让龙抓走，这样大家才能安生。”

人人脸上又没写字，谁是恶人？大家面面相觑。

找出一个检验的办法：每个人都轮流往外面雨中掷自己戴的草帽，谁的草帽被雷击中，谁就是恶人。

大家一一往外面扔草帽，五顶草帽划过一道道优美弧线，像雨中的飞碟，一一泊在雨中，五个都没有被雷击。

只剩一个人没扔，在大家的催促下，他才惶惶地把自己的斗笠往外一扔，只听雷声炸响，围绕着这顶草帽闪个不停。

众人齐说：“对不起，只有你出去啦”。

那人苦苦哀求，最终还是被踹了出去，立在雨中，单等“龙抓”。他的耳边只



有雨注急急敲打一地斗笠。隆隆如鼓。

忽听“咔嚓——”一声巨响，众人避雨的那座旧庙塌下，里面的人全被砸死。雨中瓦块飞翔，像雨的仓惶的羽毛。

雨中的这个人跪下，嚎啕大哭。

这人发誓化缘出资，在旧址上重新修了一座新的龙王庙。

多年后，童年肚痛时候，姥姥领着我去庙里求过药。黑黑乎乎的，有点可疑。

也已半老。而今来看《荔子碑》，竟无半分不洽，正是老而未老的坦然。浑似一夜暴雨过后，清风肃然，云气散去，星河满天。东坡过合浦途中亦曾遇连日大雨，桥梁大坏，水无津涯，困厄于大海中。是日六月晦，无月，而终得云开雨霁，只见天水相接，星光点点。

东坡记下了那夜的星辉，末了道一句：“天未欲使从是也，吾辈必济。”“必济”是笃定，亦是圆融。想来，柳河东左迁永柳亦如是，天不见弃，何敢自弃？君不见，柳河东的文章在永州，政绩在柳州。

我读《荔子碑》，在永州柳子庙，中殿门楣上镌有四个大字——“都是文章”。永州还有怀素的芭蕉，绿天蕉影，阴满中庭。蕉可作字，为天授之笺。河东文、昌黎记、东坡书，也是天授。

昌黎先生为柳子作此篇数百年后，苏东坡在岭南也曾为韩昌黎作一碑记，一样悼之以“荔丹”“蕉黄”。韩柳二位老友算隔着文章又遭逢了。

细长的糯米汁。寒风里，趁热啃上一两口，香甜软糯，倏然觉得尘世仁厚可亲。

可是，桂花骨子里到底是有远意的。山中桂子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僻静清幽处，兀自情怀落落。

读王维的《鸟鸣涧》：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每读一回，心上便起了雾似的空茫一片。月色素白，朗照深山，在那重重叠叠的深山里，有桂子在寥落地开，寥落地败。

那多像一个寂寞的灵魂。或者是那些在烟火深处打滚的桂花的灵魂，在午夜时分，在晚风经过的刹那，逸出了自己的身体，清凉地开落在山间，开落在露水里。我想，那更像是一个女子，有着古典的情结，她一边三头六臂地应付世俗日常，过着跟所有寻常主妇一样的烟火日子。她是桂花糖、桂花饼、桂花藕。另一边，她隐藏自己，躲在书页笔墨之后，躲在清风明月淡花之后，过自己清凉的灵魂生活。在浑浊滞重的世俗对面，她是清凉落寞的山中桂子，遗世独立，独自花落，独自享受这无边的浩茫与静谧。

日子繁茂，内心有一角，秋风萧萧。我知道，远方的月下，远方的山里，有桂子，静静地，静静地，零落。

人书俱老

朴浑沉，力道却不输，点画之间，锋棱宛然，透出骨子里的凝重。一气读下来，退之诗、东坡字，皆神完气足。东坡年轻时行笔里蔓逸了机巧，老了后便形质不显了。东坡此时，人书俱老。

“人书俱老”实则是老而未老。譬如秋日的风漫过芭蕉叶，企图彻底将那大片的叶催成霜色，它独独肯老一点叶的边缘。芭蕉下，溪水也漫过溪石，溪石比溪水老，一茬一茬的水漫过来，它还在那里。石上也生出青苔，与头顶的芭蕉绿天呼应着，连不须秋风来，水一歇它便萎黄了，也老不过芭蕉。倒是一旁的老屋前，一个半老的人，握一个茶缸，坐在一把老竹椅上，深深啜一口茶，坦然看门前水流西去，辰光渐老。他仍旧老而未老。

在合浦的东坡早将人生跌宕历遍，

山有桂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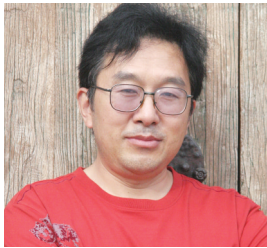
隆冬煮鱼，开了坛子，舀出一勺桂花汤，白气迷蒙中，转身插进突突冒泡的鱼锅里。中午，一盘红汪汪的红烧鱼端上来，筷子沾汤，舔上一口，桂花的香，都在。这是桂花呀，想想，觉得太隆重，太奢侈。可是，桂花浮在鱼汤里，不言不语。

诸花之中，大约只有桂花，和吃贴得这样近，和烟火贴得这样近。除了桂花糖，还有桂花糕、桂花饼。中秋吃月饼，最喜那饼馅里一粒一粒的桂花，尘芥一般，丫髻一般。

还有桂花茶，沸水冲泡，一粒一粒的小花在水里乱纷纷地逃逸，然后浮上来，在水面上铺成一片，眉头紧锁似的不情不愿。可是，半个时辰后，揭杯盖窥一眼，它们一粒一粒，相继缓缓沉下去，禅坐在杯底。好像一群怀抱理想的女子，在茫然与不甘之后，在对抗与疼痛之后，最后与生活达成和解，平和下来，淡然下来。理想还在，化作了一脉袅袅的茶香，各自咀嚼，各自回味了。

冰糖桂花藕，是冬日里的最爱。冬日里买一截桂花藕，枣红枣红的，还拖着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桂花细细碎碎地开，最日常，最民间，像日子，无惊无澜的日子。

一年一见。见时花开纷纷，小朵小朵，絮絮叨叨的样子。挤着，花梗处，叶子荫下，一点不张扬。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姿态。

《诗经》里有男女互赠香草，赠芍药，赠白茅，赠红管草，但没见人家赠桂花。现在的那些送花时节，送玫瑰，送百合，也不送桂花。

桂花似乎太烟火，最适合被爱情遗忘的中年女人。院子里栽一棵，没有妖娆的颜色，但是香气熏染日子，熏得有一种很结实的甜蜜。

每年桂花盛开时节，我都会去采桂花，回来制桂花糖。一手托一只小篮，一手从枝梗上捋，小半天才收获半篮。看它们卧在篮子里，软软的，凉凉的，像恋爱过后有些寂然的心。回来清水里漂几趟，滤掉生水，拌糖。一层一层的白糖，白白的水润的花瓣，渐渐失了颜色，皱了。一钵的桂花糖啊，花已经成了食物，换了身份，被严实装进密封的坛子里。